

Alexandre Duma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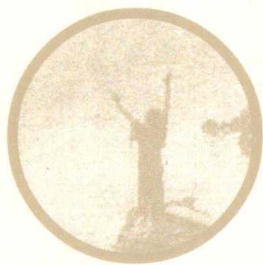
Le Comte de Monte-Christo

基督山恩仇记

(下)

SWINSHARE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

[法] 大仲马 著

李玉民 陈筱卿 译

华夏出版社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Le Comte de Monte-Christo

Alexandre Dumas

基督山恩仇记

(下)

[法] 大仲马 著

李玉民 陈筱卿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督山恩仇记 / (法) 大仲马 (Dumas, A.) 著; 李玉民, 陈筱卿译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7. 9
(外国文学名著文库)
ISBN 978-7-5080-4338-8

I. 基… II. ①大… ②李… ③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6317 号



出品策划

网 址 <http://www.xinhuabookstore.com>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

基督山恩仇记

作 者 [法] 大仲马

译 者 李玉民 陈筱卿

责任编辑 郭 宇

特约编辑 袁 沙 蔡荣建

美术编辑 陈 辉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)

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mm×965mm 1/16

印 张 69.5

字 数 1318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80-4338-8

定 价 46.00 元 (上下册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

丹格拉尔夫人和她女儿走后，就在我们转述的这场谈话的同时，检察官的府上发生了这种情况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走进他父亲房间，他的夫人则紧随其后，至于瓦朗蒂娜，我们知道她在何处。

二人问候了老人，又打发走巴鲁瓦——一个侍候老人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老仆人，然后在他身边坐下。

努瓦蒂埃先生坐在他那辆大轮椅中。每天早晨他要由人抱上，晚上再由人抱下轮椅，对面是一面大镜子，能映现整个房间，他无须转动已经动弹不得的躯体，就能看见哪个人进出他的房间，别人在他身边做什么。努瓦蒂埃先生如僵尸般一动不动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聪敏而机灵，他见儿子和儿媳妇毕恭毕敬的样子，便料定他们要谈一件意料之外的重要事情。

在这个已经土埋到脖颈的躯壳中，只剩下两种感官，视觉和听觉还活跃着，犹如两火星儿。而这两种感官也只有一个，能向外界透露这尊雕像的内心生活。宣告这种内心生活的目光，好似遥远的灯，告诉迷失在荒原上的旅人，在这寂静的茫茫黑夜中，还有一个人在守望。

老努瓦蒂埃银白的长发披肩，两道乌黑的眉毛下，便是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这对眼睛集中了从前分散在这肉体 and 头脑中的全部活力、全部机敏、全部力量和智慧，这是一种器官替代其他器官的功能之后常有的现象。固然，他的手臂不能动弹了，喉咙发不出声音，身体也不能转动，但是这些缺失，都由这强有力的目光补救了。他用这双眼睛发号施令，用眼睛表达感激之情。这是眼珠子会转动的一具僵尸，有时看来比什么都吓人。这张大理石面孔的上端，时而燃烧起怒火，时而放射出喜悦的光芒。瘫痪的老人的这种语言，只有三个人能懂，即维尔福、瓦朗蒂娜以及我们提过的那个老仆人。不过，维尔福很少来看父亲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到万不得已决意不来，来了即使能懂意思，也决意不讨父亲的欢心。因此，老人的全部快乐，就寄托到孙女身上，而瓦朗蒂娜也倾注自己的一片诚心、爱心和耐心，从爷爷的目光中领会他的全部思想。老人这种无声的、别人无法理解的语言，瓦朗蒂娜则用她的全部声调、全部表情、整个心灵来应答。结果，在这少女和这泥塑似的老人之间，时常进行十分活跃的对话。别看这泥塑之人快要重新化为尘土，他仍不失为一个知识渊博、见微知著的人，别看这躯体丧失了让人听命于它

的能力，里面却包藏一颗意志坚强的灵魂。

瓦朗蒂娜就是以这种方式，解决了这一难题，她既能理解老人的想法，也能让老人理解她的想法。多亏了这样细心的研究，她才能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上，很少猜不准这颗活跃的灵魂的欲望，或者这个知觉大半丧失的躯体的需要。

至于那个仆人，正如前面交代的那样，他服侍主人已有二十五年，十分了解主人的习惯，几乎用不着努瓦蒂埃再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了。

维尔福要同他父亲进行这场奇特的谈话，自然无须求助于这两个人。我们说过，他本人十分熟悉老人的语汇，但是由于厌烦或者冷漠，就很少用来交谈。因此，他打发瓦朗蒂娜下楼去花园，又支走了巴鲁瓦，然后坐到父亲的右首，德·维尔福夫人则坐到另一侧。

“先生，”他开口说道，“我们没有让瓦朗蒂娜一同上来，又让巴鲁瓦退下了，对此您不必感到奇怪，只因我们要进行的谈话，不宜有一位姑娘或一名仆人在场。德·维尔福夫人和我，我们要告诉您一件事。”

讲到这段开场白时，努瓦蒂埃的脸始终毫无表情，反之，维尔福的眼睛似乎要看透老人的心底。

“这件事，”检察官接着说道，冷冰冰的口气似乎不容人争辩，“德·维尔福夫人和我，我们都确信您听了会高兴。”

老人的目光仍然毫无反应，他在听，仅此而已。

“先生，”维尔福又说道，“我们要把瓦朗蒂娜嫁出去。”

听到这样一条消息，就是一张蜡人的脸，也不见得比这老人的面孔更冷漠。

“婚礼将在三个月之内举行。”维尔福接着说道。

老人还是不动声色。

这时，德·维尔福夫人也开了腔，急忙补充道：

“我们估计您对这个消息会感兴趣的，先生，况且，您好像一直很疼爱瓦朗蒂娜，因此，我们只要告诉您要娶她的年轻人的情况就行了。对瓦朗蒂娜，这是最体面的一门婚姻了。男方有财产，有门第，人品性情完全能保证瓦朗蒂娜的幸福。那年轻人的姓名，想必您并不陌生，他就是德·埃皮奈男爵，弗朗兹·德·凯内尔先生。”

在妻子这一小段演说的过程中，维尔福更加凝神注视老人。当德·维尔福夫人说出弗朗兹的名字时，努瓦蒂埃那双为儿子十分熟识的眼睛，忽然眨动一下，眼睑随即张大，两片嘴唇仿佛要张开吐出话语，但眼皮间射出的却是一道闪电。

检察官知道，当年他父亲与弗朗兹的父亲是公开的宿敌，明白这道闪电和这种激愤的缘由，但他只当没看见，又接着妻子的话茬儿讲下去：

“先生，”他说道，“您也明白，瓦朗蒂娜快满十九岁了，找个人家，也是她终身大事。然而，在议亲过程中，我们绝没有把您忘记，我们事先就确知，瓦朗蒂娜的未婚夫即使不同我们一起生活，因为年轻夫妇也许会感到不便，但至少同意您同他们一起生活，以便成全瓦朗蒂娜对您殊深的感情、您对她的挚爱，这样您就丝毫不必改变生活习惯，身边只是多了一个照顾您的孩子。”

努瓦蒂埃的目光由闪亮而变得血红。

毫无疑问，老人一定是怒火中烧。毫无疑问，痛苦和愤怒的吼叫冲到喉咙，无法爆发而令他窒息，那张脸憋得发紫，嘴唇也发青了。

维尔福则不慌不忙，过去打开一扇窗户，说道：

“这屋里太热，努瓦蒂埃先生感到不舒服。”

他转身回来，却没有再坐下。

“这门婚事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又补充说道，“德·埃皮奈先生和他家人都很满意。再说，他家人也只会有一位叔父和一位婶母。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而他父亲于一八一五年遭人暗杀，孩子当时才两岁。因此，这事完全由他自己作主。”

“那次暗杀搞得很神秘，”维尔福接口说道，“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，尽管怀疑到许多人头上，却没有查出真凶。”

努瓦蒂埃竭尽全力，以致嘴唇痉挛一下，仿佛要挤出个微笑。

“然而，”维尔福继续说道，“真正的凶手，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他们在世时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，死后也必受上帝的审判。他们如能处于我们的位置，一定会感到很幸运，赶紧把女儿嫁给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，以便将表面上的怀疑都消除掉。”

努瓦蒂埃情绪又平静下来，一个全身瘫痪的人能有这种自制力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”老人用目光回答维尔福，而那目光同时表露了深深的鄙夷、洞烛其奸的愤怒。

维尔福看清了这目光所包含的意味，只是以微微耸肩作答。

接着，他示意妻子起身。

“现在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说道，“请接受我的敬意。您高兴让爱德华来问候您吗？”

按照约定，老人以闭眼表示同意，以连续眨眼数次表示反对，抬眼望天则表示他有要求。

他要见瓦朗蒂娜，就只闭右眼。

他要见巴鲁瓦，就闭左眼。

他听到德·维尔福夫人的提议，就连连眨眼。

德·维尔福夫人遭到如此明显的拒绝，便咬了咬嘴唇。

“那么，我叫瓦朗蒂娜来好吗？”她又问道。

“好的。”老人急忙闭眼表示同意。

德·维尔福夫妇施礼告辞，走出房间，吩咐人去叫瓦朗蒂娜。再说，瓦朗蒂娜已经得到通知，努瓦蒂埃先生当天要见她。

他们刚离去，瓦朗蒂娜就走进老人的房间，她还心情激动，脸泛红晕。进屋只看一眼，她便明白爷爷有多么痛苦，又有多少话要对她讲。

“噢！好爷爷，”她大声问道，“出什么事了？有人惹你生气，对不对，你是在生气吧？”

“对。”老人闭眼答道。

“生谁的气呢？生我父亲的气？不是。生德·维尔福夫人的气？不是。生我的气？”

老人表示正是。

“生我的气？”瓦朗蒂娜惊讶地又问一遍。

老人又表示正是。

“亲爱的好爷爷，我怎么惹着你了？”瓦朗蒂娜高声问道。

老人没有回答。

她接着问道：

“今天我还没见到你，有人对你说了我什么了？”

“对。”老人用目光急忙表示。

“我来猜猜看。我的上帝，我向你发誓，好爷爷……唔！……德·维尔福先生和夫人刚离开这里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他们对你说的话惹你发火啦？说了什么话？要我去问问他们，回头再来向你道歉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目光表示。

“噢！你吓坏我了。我的上帝，他们能对你说些什么！”

她还在搜索。

“唔！我知道了。”她压低声音说道，同时又凑到老人身边。“他们大概谈了我的婚事吧？”

“对。”发怒的目光回答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怪我对你守口如瓶。唔！要知道，那是他们叮嘱我不要对你透露一句，而且，他们对我本人什么也没有讲，这个秘密，是我无意中，可以说是我偷听到的。因此，我就守口如瓶，没有告诉你。原谅我吧，努瓦蒂埃好爷爷。”

老人的目光又恢复凝滞的状态，仿佛回答：“不仅仅是你守口如瓶令我

伤心。”

“还有什么呢？”少女问道，“你也许以为我会丢下你不管吧，好爷爷，我一结婚就什么都不顾了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老人回答。

“那就是他们告诉你了，德·埃皮奈先生同意我们住在一起啦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你还为什么生气呢？”

老人换了一副无限温柔的眼神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了。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因为你爱我。”

老人表示正是。

“你担心我会生活不幸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不喜欢弗朗兹先生吗？”

老人的眼睛连续眨了三四下：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

“那么你很伤心了，好爷爷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好，听我说，”瓦朗蒂娜说着，就跪到努瓦蒂埃跟前，搂住他的脖子，“我也一样，非常伤心，因为，我不爱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。”

老人的眼里闪现一道喜悦的光芒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，我要进修道院那会儿，你对我大为恼火？”

一滴泪水湿润了老人干涩的眼睑。

“告诉你，”瓦朗蒂娜继续说道，“这桩婚姻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才想法儿逃避。”

努瓦蒂埃的呼吸急促起来。

“看来，好爷爷，这门亲事让你格外伤心啦？我的上帝啊，你若是能帮我，我们两个联手，若是能推翻他们的计划，该有多好啊！然而，你尽管思想十分活跃，意志十分坚强，却没有力量与他们抗争，而且抗争起来，你跟我同样软弱，甚至更加软弱。唉！如果是从前，在你身体健壮有力的日子，你可以成为我的十分强大的保护人。然而今天，你只能理解我，只能与我一同高兴，一同悲伤。这是最后一点幸福，上帝忘记了，没有同其他幸福一起从我身边夺走。”

努瓦蒂埃听了这番话，眼睛显出一种极为狡黠、极为深沉的神情，姑娘觉得看出这样的话：

“你错了，我还能帮你很大忙。”

“你还能帮上我，亲爱的好爷爷？”瓦朗蒂娜翻译老人的目语。

“对。”

努瓦蒂埃举目望天。这是他和瓦朗蒂娜约定的信号，表示他要什么东西。

“你要什么呢，亲爱的爷爷？说说看。”

瓦朗蒂娜寻思了片刻，然后就高声说出她想到的东西，但是她无论说什么，老人总一直回答“不”。

“得了，”她说道，“我既然这么笨，就干脆用笨办法。”

于是，她开始背诵字母表，依次从 A 说到 N，并且微笑着询问瘫痪老人的目光。说到 N 时，努瓦蒂埃表示对了。

“唔！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你想要的东西，是以 N 字母开头的！咱们要在 N 上打主意喽？喏，猜猜看，N 下边该是什么呢？Na、Ne、Ni、No。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老人表示。

“唔！是 No 呀？”

“对。”

瓦朗蒂娜走过去取来一本词典，放到努瓦蒂埃面前的斜面桌上，翻开之后，她看到老人的视线投在词典页面上，便用手指从上到下，一栏一栏快速移动。

努瓦蒂埃不幸陷入瘫痪状态的六年间，瓦朗蒂娜就练习这种方法，已经十分熟练，能很快猜出老人的想法，就跟他本人查字典一样。

手指移到 Notaire^① 时，努瓦蒂埃用目光叫停。

“Notaire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你要一个公证人呀，好爷爷？”

老人表示，他的确想要见一个公证人。

“要打发人去请一个公证人来吗？”瓦朗蒂娜问道。

“对。”瘫痪的老人表示。

“要我父亲知道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着急见公证人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立刻派人去请，亲爱的爷爷。你的要求就这些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瓦朗蒂娜跑过去，摇铃唤来一名仆人，让他去请德·维尔福先生或夫人，到祖父房间来。

“你满意了吧？”瓦朗蒂娜问道，“对……我想也是。怎么样？你这事儿，猜中可不容易吧？”

① 法文：意为“公证人”。

姑娘冲着祖父微笑，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似的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由巴鲁瓦带进屋。

“您有什么事儿，先生？”他问瘫痪的老人。

“先生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我祖父要找一个公证人来。”

这一要求很奇怪，尤其出乎意料，德·维尔福先生听了，不禁同瘫痪的老人交换一下眼色。

“对。”老人表示，他的态度很坚决，表明有瓦朗蒂娜的协助，又有现在已经知道主人意愿的老仆人的协助，他准备抗争到底。

“您要见公证人？”维尔福又问一遍。

“对。”

“见公证人做什么？”

努瓦蒂埃不回答。

“您要公证人来有什么用呢？”维尔福又问道。

瘫痪老人的眼睛静止不动，因而保持缄默，也就是表明：我坚持自己的要求。

“是想捉弄我们吗？”维尔福接着说道，“有必要吗？”

“不管怎样，”巴鲁瓦说话了，他拿出老仆人常有的执拗劲头，准备坚持。“既然先生要见公证人，那显然就有这个必要，因此，我这就去请一位来。”

巴鲁瓦只认努瓦蒂埃这一个主人，他从不买任何别人的账，不容人反对他主人的意愿。

“对，我需要一个公证人。”老人挑战似的，闭上眼睛，就好像明确说：“看谁敢拒绝我的要求。”

“那就请个公证人来吧，既然您非要求不可，先生。不过，我得向人家道歉，替您本人道歉，因为，这场面一定十分可笑。”

“这不要紧，”巴鲁瓦说道，“我这就去，反正得请一个来。”

老仆人说罢，就得意洋洋地出去了。

第五十九章 遗嘱

巴鲁瓦出门的时候，努瓦蒂埃注视着瓦朗蒂娜，那狡黠而关切的目光，实在意味深长。姑娘看懂了他的目光，维尔福也看懂了，因而他眉头皱起，脸色也阴沉下来。

他拉过一把椅子，在瘫痪老人的房间坐下来等待。

努瓦蒂埃完全漠然地看着他搬椅坐下的举动，但是用眼角余光吩咐瓦朗蒂娜无须担心，也留在屋里。

过了三刻钟，老仆人带着公证人回来了。

寒暄两句之后，维尔福就对公证人说道：

“先生，请您来的人，就是这位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。他全身瘫痪了，已经丧失活动和说话的能力，唯独我们几个人，才能勉强勉强弄懂他的零星想法。”

这时，努瓦蒂埃使用目光向瓦朗蒂娜发出万分紧急的呼唤，瓦朗蒂娜当即响应：

“我，先生，我完全懂得祖父要说的话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，”巴鲁瓦也帮腔，“全懂，绝对全懂，正如在来的路上，我对先生讲的那样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还有您，小姐，”公证人对维尔福和瓦朗蒂娜说道，“像这种情况，一名司法人员如果轻率处理，就必须承担会有危险后果的责任。一份公证书要具有法律效力，首要的一点，就是公证人必须确信，自己如实解释了委托人的意愿。然而，面对一位不能讲话的委托人，我本人就无法确认他同意还是反对。他既已丧失语言功能，就不可能明白无误地向我证实他渴望什么，憎恶什么，这样，我开具的证书就是一纸空文，而且违反法律程序。”

公证人脚步一抬准备离去。得意的检察官的嘴唇上，浮现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而努瓦蒂埃则盯着瓦朗蒂娜，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，瓦朗蒂娜就不能不上前，挡住公证人的去路。

“先生，”她说道，“我同祖父交流的语言，是非常容易学会的。我只需用几分钟就能教会您，让您同我一样懂得这种语言。说说看，先生，您还需要什么，才能完全放心呢？”

“我需要保证我们文件有效的必要条件，小姐，”公证人回答，“换言

之，必须确认委托人同意或者反对。可以给身体病残的人立遗嘱，但是智力必须健全。”

“这样吧，先生，您用两个信号就能确认，我祖父的智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健全。努瓦蒂埃先生丧失了说话和活动的的能力，于是，他就以闭眼表示‘对’，连续眨眼表示‘不’。您掌握这些，现在就可以同努瓦蒂埃先生交谈了，请试试吧。”

老人眼睛湿润了，向瓦朗蒂娜投去温柔而感激的目光，就连公证人都看懂了。

“您孙女刚才说的话，先生，您都听见了，都听懂了吗？”公证人问道。

努瓦蒂埃轻轻闭上眼睛，过一小会儿重又睁开。

“您同意她说的话吗？换句话说，您是用她指出的两种信号，来表达您的想法吗？”

“对。”老人又回答。

“是您让人找我来的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为了立遗嘱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您不希望我没有帮您立好遗嘱就离开这里吧？”

瘫痪的老人急忙连眨几下眼睛。

“唔！先生，这种语言，现在您也懂了吧，”姑娘说道，“这回您也该放心了吧？”

不等公证人回答，维尔福就把他拉到一边：

“先生，”他说道，“像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这样，身体遭受严重的摧残的人，难道您认为，精神不会留有严重的创伤吗？”

“倒不是这一点令我担心，先生。”公证人回答，“我是在考虑，我们如何才能猜出他的想法，以便提问让他回答。”

“您瞧，这事根本办不到。”维尔福又说道。

瓦朗蒂娜和老人听见这场对话。努瓦蒂埃那种特别专注而坚定的目光，显然呼唤瓦朗蒂娜予以反击。

“先生，”瓦朗蒂娜便说道，“这一点您无须担心。要发现我祖父的想法，这不管有多难，准确说来，不管在您看来有多难，我都可以向您揭示出来，并能消除您的所有疑虑。我在努瓦蒂埃先生身边生活了六年，让他本人说说，这六年间，他是否有过什么愿望，因为无法让我理解而埋藏在心中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老人表示。

“那我们就试试吧，”公证人说道，“您同意小姐做您的翻译吗？”

瘫痪的老人表示同意。

“好吧，说说看，先生，您想要我做什么，您要我做什么公证书呢？”

瓦朗蒂娜背诵字母表，一直到字母 T。

说到这个字母时，努瓦蒂埃瞥了一眼，雄辩地叫停。

“先生要求字母 T，”公证人说道，“这十分明显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；她随即回过身去，问她祖父：“Ta…Te…”

说到第二个音节时，老人叫停了。

于是，瓦朗蒂娜拿来词典，在公证人的注视下开始翻页。

“Testament^①。”她的手指点到这个词时，又被老人的目光叫停。

“Testament！”公证人高声说道，“事情很明显，先生要立遗嘱。”

“对。”努瓦蒂埃连连表示。

“应当承认，先生，这事可真神了。”公证人对愕然的维尔福说道。

“的确，”维尔福答道，“那份遗嘱若搞出来，就更神了。不管怎样，没有我女儿聪明的启发，我不相信遗嘱会一条一条、一字一字排列到纸上。然而，瓦朗蒂娜的切身利益，也许同这份遗嘱太紧密了，恐怕不宜由她来解释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隐秘的意愿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瘫痪的老人反驳。

“怎么！”德·维尔福先生说道，“瓦朗蒂娜难道不是您这遗嘱的受益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努瓦蒂埃表示。

“先生，”公证人说道，他对这场试验喜出望外，准备日后在社交界详细讲述立遗嘱的这种生动过程，“先生，刚才我还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现在我看容易得很了，而这份遗嘱无非是一份密封遗嘱，也就是说，根据法律的规定，必须面对七名证人宣读，并由立遗嘱人当场认可，再由公证人当场密封。立这样一份遗嘱所花费的时间，也不见得比立一份普通遗嘱长多少。首先是固定的格式，总是那套话，接下来是具体条文，主要取决于立遗嘱人的财产状况，取决于您这个当初经营而了解这些产业的人。不过，为了使这份文件无懈可击，我们将赋予它百分之百的真实性。为此，我将破例，让我的一位同事来协助我并参加笔录。这样安排您满意吗，先生？”公证人讲到最后，又问了问老人。

“满意。”努瓦蒂埃回答，他的心事能为人理解，不禁万分欣喜。

“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”维尔福心中暗道，他猜不透父亲要达到什么目的，但是碍于自己高居的地位，又不便多问。

于是，他转身想派人去请公证人指定的另一个公证人。这工夫，巴鲁瓦听到了全部对话，也猜出了主人的愿望，便应声去办了。

① 法文：意为“遗嘱”。

接着，检察官又吩咐人去请他妻子上来。

一刻钟之后，第二位公证人到了。瘫痪老人的房间里人已聚齐。

两位司法协理人员略一商议，便取得一致意见，接着就向努瓦蒂埃宣读一份空泛的遗嘱格式，然后就正式开始，也就是说，先得测试老人的神智，头一位公证人转身对老人说：

“一个人要立遗嘱，先生，总是考虑某个人的利益。”

“对。”努瓦蒂埃回答。

“您的财产多少，有数字概念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我来向您报数，逐步加大，达到您认为自己财产的数额时，您就让我停下。”

“好。”

这种询问富有庄严的意味，而且，健全的智力同残疾的肉体搏斗，也许从来没有如此彰明较著。正如我们要讲的，这幕景象，即或不是登峰造极，至少也是妙趣横生。

大家在老人周围站了一圈，后来的公证人坐在一张桌子前，准备笔录，先来的公证人则站在老人面前提问。

“您的财产超过三十万法郎，对吗？”公证人问道。

努瓦蒂埃示意对。

“您拥有四十万法郎吗？”公证人又问道。

努瓦蒂埃毫无反应。

“五十万吗？”

仍然不动声色。

“六十万？七十万？八十万？九十万？”

努瓦蒂埃表示对。

“您拥有九十万法郎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不动产吗？”公证人继续问道。

努瓦蒂埃示意不对。

“是国家债券吗？”

努瓦蒂埃表示对。

“这些债券就在您手中？”

老人向巴鲁瓦投去一瞥，老仆人立即出去，不大工夫捧了一个小匣回来。

“您允许打开这个匣子吗？”公证人又问道。

努瓦蒂埃作肯定的表示。

匣子打开了，只见里面装着九十万法郎的国家债券，下面有证书。

先来的公证人将债券一张一张递给他的同行，检数完了，同努瓦蒂埃所说的数额相符。

“一点不错，”第一公证人说道，“显而易见，他的智力非常健全。”

然后他转过身，对瘫痪的老人说道：

“这么说，您拥有九十万法郎的本金，按照这种存储方式，您差不多有四万利弗尔年金的收入？”

“对。”努瓦蒂埃回答。

“这笔财产，您打算留给谁呢？”

“哼！”德·维尔福夫人插言道，“这一点毫无疑问。努瓦蒂埃先生只爱他孙女，瓦朗蒂娜·德·维尔福小姐，正是她护理他六年。她善于利用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赢得她祖父的钟爱，几乎可以说赢得了感激之情，因此，她为自己的牺牲收取回报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努瓦蒂埃眼里射出一道光，仿佛表示他不会上当，尽管德·维尔福夫人揣度他的意图，并虚伪地表示赞同。

“这九十万法郎，您要留给瓦朗蒂娜·德·维尔福小姐吗？”公证人问道，他认为这一条款只需录取就行了，不过，他还是坚持让努瓦蒂埃认可，好让这一奇异场面的见证人都目睹这种确认。

瓦朗蒂娜退后一步，垂下眼睛暗自流泪。老人看了看孙女，那眼神充满了深挚的爱，继而又收回目光，对公证人极为明确地眨了眨眼睛。

“不对？”公证人问道，“怎么，您所指定的遗产继承人，并不是瓦朗蒂娜·德·维尔福小姐？”

努瓦蒂埃表示对。

“您没有弄错吧？”公证人不免奇怪，又高声问道，“您说不是她？”

“对！”努瓦蒂埃重复道，“对！”

瓦朗蒂娜抬起头，一时惊呆了，倒不是因为它自己被剥夺了继承权，而是居然惹起通常导致这种举动的情绪。

然而，努瓦蒂埃无限深情地注视她，以致她大声说道：

“唔！我的好爷爷，我明白了，您只是不给我财产，但是把心永远留给我，对吧？”

“哦！对，当然了。”瘫痪的老人以目传意，那闭眼的表情，瓦朗蒂娜不会误解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姑娘喃喃说道。

老人的拒绝，倒让德·维尔福夫人心中萌生一种意外的希望，于是，她凑到老人跟前。

“这么说，亲爱的努瓦蒂埃先生，您是要把财产留给您的孙子，爱德华·德·维尔福啦？”这位母亲问道。

老人剧烈地眨眼，表达的几乎是一种仇恨。

“不是，”公证人说道，“那么，是给在场的这位先生，您的儿子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老人回答。

两位公证人面面相觑，惊愕不已。维尔福和他妻子都觉得脸涨红了，一个是羞红了脸，另一个是气红了脸。

“可是，爷爷，我们怎么惹着您了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您就不爱我们了？”

老人的目光飞快扫过儿子和儿媳的脸，然后停到瓦朗蒂娜的脸上，又是一副无限温柔的神色。

“好吧，”她又说道，“你既然爱我，喏，好爷爷，那你把这种爱，和你此刻所做的联系起来。你了解我，知道我从来没想到要你的财产，况且，别人说我继承了母亲的遗产，已经太富有了。因此，你解释一下吧。”

努瓦蒂埃的目光热辣辣地盯着瓦朗蒂娜的手。

“我的手？”她问道。

“对。”努瓦蒂埃表示。

“她的手！”所有在场的人都重复道。

“喂！先生们，你们都看到了，这一切根本徒劳，我可怜的父亲脑袋糊涂了。”维尔福说道。

“唔！”瓦朗蒂娜忽然高声说道，“我明白了！是怪我的婚事^①，对不对，好爷爷？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瘫痪老人再三重复，每回睁开眼睛，都闪现一道光芒。

“你是为这门婚事怪我们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可真荒唐。”维尔福说道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公证人说道，“我看正相反，这一切非常符合逻辑，完全顺理成章。”

“你不愿意我嫁给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吧？”

“对，我不愿意。”老人的目光表示。

“您剥夺您孙女的继承权，”公证人大声说道，“就是因为她这婚姻违背您的意愿吧？”

“对。”努瓦蒂埃回答。

“因此，如果没有这桩婚事，她就会成为您的财产继承人？”

“对。”

一时间，老人的周围一片寂静。

① 法文中“求婚”的形象表达方式为向某女子“求手”。

两位公证人交换意见；瓦朗蒂娜双手合拢，面带感激的微笑，注视着她祖父；维尔福则紧紧咬着薄薄的嘴唇；德·维尔福夫人心头喜悦难以抑制，不由得眉开眼笑。

“可是，”维尔福终于说道，他首先打破这阵沉默，“我认为这门婚姻合适与否，唯独我有权作出判断。我女儿的婚事，只能由我作主，我要她嫁给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，她就得嫁给他。”

瓦朗蒂娜哭着扑倒在一张扶手椅上。

“先生，”公证人又对老人说道，“在瓦朗蒂娜小姐嫁给弗朗兹先生的情况下，您打算如何处置您的财产？”

老人毫无反应。

“您还是打算处置的吧？”

“对。”努瓦蒂埃表示。

“给您家族的一个成员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就是施给穷人啦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然而，”公证人又说道，“您也知道，法律不允许您完全剥夺您儿子的继承权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因此，您只能处置法律允许您支配的那部分财产。”

努瓦蒂埃毫无反应。

“您仍然坚持全部处理掉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可是，您去世之后，这份遗嘱有人会提出异议。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我父亲了解我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先生说道，“他知道他的意愿对我来说是神圣的。而且他还明白，我碍于自己的地位，不可能同穷人打官司争夺财产。”

努瓦蒂埃的目光表现出得意的神色。

“您作何决定呢，先生？”公证人问维尔福。

“不作任何决定，先生，我父亲已经下了决心，我知道父亲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也就作罢了。这九十万法郎将离开我们家门，捐赠给济贫院。不过，老人要耍性子，我就不让步了，还是凭良心办事。”

维尔福说罢，就同他妻子走了，丢下父亲随意怎么立遗嘱。

当天，遗嘱就立好，又找来证人，经老人同意，便当着证人的面封起来，送交家庭的公证人德尚先生处保存。